

〔明〕陳洪綬撰 陳傳席點校

陳洪綬集

陳傳席題



中華書局

〔明〕陳洪綬撰 陳傳席點校

陳洪綬集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陳洪綬集/(明)陳洪綬撰;陳傳席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7.7

ISBN 978-7-101-12185-8

I.陳… II.①陳…②陳… III.①古典詩歌-詩集-中國-明代②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國-明代 IV.I214.8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235967 號

責任編輯:劉明

陳洪綬集

[明]陳洪綬撰

陳傳席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0 1/4 印張·2 插頁·500 千字

201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78.00 元

ISBN 978-7-101-12185-8

前 言

吾國向以文化深厚著稱，凡書法、繪畫、建築、園林、醫藥，乃至博弈，皆以文化爲底蘊。故歷來丹青高手，必是詩文強者。宋郭若虛曰：「竊觀自古奇跡，多是軒冕才賢、巖穴上士，依仁游藝，探蹟鉤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畫。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所以，晉之顧愷之、唐之王維、宋之蘇軾等皆是繪畫史上重要人物。遠的且不談。「元四家」加上趙孟頫、錢選，此六家皆是詩文大家。明之沈周、文徵明、唐寅、董其昌，清之「四王」、「四僧」，尤其是石濤，乃至近現代之黃賓虹、齊白石、傅抱石、潘天壽，無不如此。若非詩文名家，或是理論大家，就不可能成爲真正的大畫家。

明末陳洪綬，世知其爲古代最有成就的大畫家之一，其實他也是詩文名家。他的詩文，經他本人手定爲《寶綸堂集》。他去世後，又由他兒子以及後人搜輯補充，大約有一千五百首。清康熙年間就刻版刊印過，光緒年間又複印很多。但現在已不多見了。

一九八七年秋，我從美國堪薩斯大學回到中國，在南京師範大學任教。先是一位英

國的留學生選我作為她的導師，她特別關注陳洪綬，向我問了很多內行的問題。接着是一位意大利留學生選擇我作她的導師，她是專門研究陳洪綬的木刻畫的，她對陳洪綬木刻畫中的故事內容弄不懂，尤其是《博古葉子》中的內容，「寡婦清」、「卜式」、「任曲宣氏」、「猗頓」、「烏氏僕」等是誰，她查不到。她先在廣州，後到北京，還是弄不清。便到了南京，找到我。因為在她到來之前，前蘇聯有一位高級訪問學者查瓦茨卡婭（漢名：白紙）也來到中國選擇我為她的導師，查瓦茨卡婭畢業於莫斯科大學，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留學中國，在北京大學學習美學，宗白華是她的導師。查瓦茨卡婭出身於俄羅斯世家，父、祖及其母、祖母皆是留法的著名學者和詩人，她本人漢學功底十分深厚，從《易經》、《詩經》到現代的中國學術，幾乎是無所不通。她讀過我的《六朝畫論研究》和《中國山水畫史》，她說明代的陳洪綬是中國最偉大的畫家，她要我寫一本《陳洪綬》，由她翻譯為俄文在蘇聯出版，我就寫了《明末怪傑——陳洪綬的生涯及藝術》（中文版在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意大利留學生向我瞭解的內容就是後來補進去的。我這本書其實基本上是介紹性的，我自己並不滿意，但大家便認為我是研究陳洪綬的專家了，爾後凡是要寫「陳洪綬」的，便都找到我。

二〇〇九年，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決定出版《陳洪綬全集》，又聘請我任主編，我怎麼推脫也不行，只好答應了。《陳洪綬全集》包括兩大部分，其一是書畫，以畫為主，包括他的版畫；其二是他的詩文。陳洪綬的畫，當然要在全世界範圍內尋找，這由出版社編輯人員協助我做；陳洪綬的詩文集，主要是他的《寶綸堂集》，以前的學者只見過陳的光緒本《寶綸堂集》，其實這個光緒本是依據康熙版的殘、缺、損的《寶綸堂集》翻印（詳見我的《整理說明》）。這次，我找到了天津南開大學圖書館藏的康熙版《寶綸堂集》，中央美院邵彥女士又幫我找到了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的《寶綸堂集》拷貝本。我又從圖書館複印了光緒版《寶綸堂集》。

我攜帶三個本子以及一些必要的參考資料，躲到泰山深處，準備認真整理。誰知出版社這項計劃是接受了上級贊助的工程，上級要求他們必須在二〇一一年底完成，二〇一二年初出版。出版社也同樣這樣要求我，但我根本完成不了。出版社說上級指示不能違反，我只好加快速度，甚至來不及細讀，有幾個部分還是請我弟弟代為點校的，當然，錯誤很多，出版後，看了很慚愧。我當即決定重新整理，交中華書局出版。這次整理，果然發現了很多問題（詳見我的《整理說明》），改正了上次點校中很多錯誤。

整理稿交到中華書局後，俞國林先生提出一些寶貴意見，特別是責任編輯，認真詳細地校讀了數遍，又幫助改正了不少錯誤，並提出了很多寶貴意見，皆至為感念。

繪畫是十分舒暢得中、輕鬆的事，煙雲供養，也可以長壽。點校古籍是最費心血和精力的，數年間每天熬到下半夜，有時帶病整理。現在，整理稿基本完成，我可以輕鬆一下了，於是參考陳洪綬的山水畫，稍加改動，揮毫繪成一畫，並題上我新寫的一詩：

偶望臨河悟淺波，花開鳥啼歎蹉跎。十年幽燕淒涼夢，筆下殘山賸水多。

詩蓋記我一時之心境，故附於此，聊作「嚶鳴」耳。

陳傳席

二〇一五年七月於中國人民大學

陳洪綬的生平

出身名門

陳洪綬（一五九八——一六五二），字章侯，幼名蓮子，後號老蓮，又名胥岸，又號小淨名、悔遲、老遲、勿遲、雲門僧等。明萬曆二十六年生於今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一個名門望族。陳洪綬的祖居原在河南許昌。他的第五十四代遠祖陳寔爲漢太丘長，人品學問爲一時士林模範，十分著名。北宋末年，他的第十五代遠祖陳壽在朝廷中也身居高位。北宋被金所滅，趙構逃到杭州建立南宋小朝廷，陳壽也就隨之南遷，並定居於諸暨楓橋鎮。陳洪綬的曾祖陳鳴鶴官至揚州經歷；祖父陳性學歷任廣東、陝西布政使；但他的父親陳于朝卻只中過秀才而沒有做官，並且只活了三十五歲。來宗道寫的《陳于朝墓誌銘》中說：陳于朝每三年都要參加一次考試。然而，陳于朝時運不濟，累試不中，以崇信佛教來排遣

內心那種功名無望的痛苦，而他這種形式上的隱居與崇信佛教，對於幼小的陳洪綬來說卻是一種耳濡目染的熏陶，對陳洪綬的一生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陳洪綬出生前，陳于朝夢見一個道士手持一蓮子告訴他，將會生一個「寧馨兒」。所以，陳洪綬幼名蓮子，後年長改爲老蓮，晚年又改號爲悔遲、老遲等。

聰慧穎異的少年

陳洪綬很小的時候，就由其父做主與來斯行的女兒定了親。來斯行是陳于朝的好友，家住杭州附近的蕭山，是當地著名的文人，陳洪綬年幼時就住在他家讀書。

陳洪綬在童年時代就已經顯露出在繪畫藝術方面的天才。朱彝尊在《陳洪綬傳》中記載了這樣的事例：「年四歲，就塾婦翁家。翁家方治室，以粉塗牆，既出，戒童子曰：『毋污我壁。』洪綬入視良久，謂童子曰：『若不往晨食乎？』童子去。累案登其上，畫漢前將軍像，長十尺餘，拱而立。童子至，惶懼號哭，聞於翁。翁見侯像，驚下拜，遂以室奉侯。」可見這幅年幼之作是何等逼真而感人。陳洪綬十歲時，認識了當時著名畫家藍瑛、

孫杕，此二人都是杭州人，藍瑛是浙江武林畫派的領袖，善畫花鳥，尤精山水，他的畫繼承並發展了傳統水墨畫的表現手法，具有南宋院畫蒼健大氣的風格。後來，他和陳洪綬、丁雲鵬、吳彬四人同被稱爲「明末四大怪傑」。孫杕善畫花卉竹石。當他們看到陳洪綬十歲時的畫時，孫杕驚嘆道：「使斯人畫成，道子、子昂均當北面，吾輩尚敢措筆乎。」^{〔一〕}藍瑛也自嘆不如，說：「此天授也。」^{〔二〕}故而在這之後，藍瑛至死都沒有再作人物畫。

然而，現存的陳洪綬的許多作品，尤其是他的山水畫，可以清楚地看出源於藍瑛的影子。不僅如此，陳洪綬還認真地研習古典藝術作品，受益於古代大師的技藝。據周亮工《讀畫錄》記載，陳洪綬十歲時，被留存於杭州府學內的宋代大畫家李公麟的七十二賢石刻深深吸引，以至於閉戶十日，臨摹了一個副本。他深信自己能夠通過臨摹古畫來吸取營養，形成並完善自己的藝術，從而找到自己應走的藝術之路。另外，他還曾學過唐、五代以及元代的很多大畫家的畫，並且是人物、山水、花鳥無所不學。他的勤學苦練，加上他的藝術天才，使他很早就能以畫揚名了。據毛奇齡《陳老蓮別傳》載，他「十四歲懸畫市中」已經能「立致金錢」了。與此同時，他的文才也與畫藝並進，在十五歲就應人之邀作壽圖以及壽文。大約在十七歲左右，他與來斯行的女兒結婚。十九歲與來家同族友人來風

季^(三)同學《離騷》於松石居。其間，陳洪綬創作了《九歌》人物圖十一幅，又畫了《屈子行吟圖》一幅，凡兩日而就。後來，《九歌圖》作為來欽之^(四)付印的《楚辭述注》^(五)一書的插圖，並於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上板刻印，不久又翻印，清康熙年間又翻刻重印。這是陳洪綬留存下來最早的版畫作品。

陳洪綬少年時代聰慧穎異，才氣橫溢。據他自己在《寶綸堂集》卷八中所記，我們可知他在十九歲時讀書頗多，「思儂十九那年時，五行過目能成誦」。而同書卷四「理華嚴經」說「二十翻此經，亦曾廢寢食」。這是因為他在幼年就深受其父陳于朝的影響，對佛家思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坎坷失意的中年

陳洪綬童年時聰慧好學，從而為他的繪畫藝術奠定了基礎，他自己也為此感到欣慰。

他晚年所作的《憶舊》一詩充滿了對往日的留戀：

楓溪梅雨山樓醉，竹塢茶香佛閣眠。清福都成今日憶，神宗皇帝太平年。

在他步入青年時代之後，發生了一連串的不幸事件，使他的人生道路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陳洪綬九歲喪父，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對他的生活影響並不是太大。但他十六歲時祖父去世，十八歲時母親病逝，他的不幸便真正開始了。他的哥哥陳洪緒比他大六歲，是一個愛財貪利圖享受的人，他怕弟弟分享祖輩留下的家產，竟至於「戕害之者無不至，時時奮老拳」〔六〕。那時候，陳洪綬胸懷開朗而朝氣蓬勃，他深明大義地說：「男兒當自立，萬一祖父無尺寸遺，其誰與爭？余豈戀戀於此，使吾兄有不友之名？」〔七〕於是，他不要分文家財，毅然離家出走。他到了五十里外的紹興，在水珠巷租房居住，從此開始了貧寒交迫的生活。不過這又使得他在另一方面獲得了許多人人生財富，一方面體驗着下層勞動人民的疾苦，增加了他對人生的感悟與理解；另一方面則又擴充了他的視野，他結交了許多富有正義感的師友，培育了一種愛國愛民的熱情。

紹興是一座山清水秀、風景瑰麗的歷史文化名城，孕育出不少傑出的歷史名人。明朝末年，這裏又是一些剛直不阿、富有氣節的士大夫集會的地方。當陳洪綬浪迹到紹興時，正值全國著名學者劉宗周在這裏講學，於是，陳洪綬便成了他的人室弟子。

劉宗周，字起東，號念臺，浙江紹興人。因其曾在戴山講學，人稱戴山先生。他學問淵博，秉性正直，在明末知識分子中聲望很高，且弟子衆多，曾培養出許多傑出人才，如黃宗羲、陳確、張履祥，還有陳洪綬的同窗好友王毓蓆等人。明亡之後，爲民族興亡而獻身的黃道周和祁彪佳等也都是陳洪綬的知心師友。他們都是民族英雄夏完淳在《六君詠》中所歌頌的抗清英雄，陳洪綬敬仰他們，常爲他們的民族氣節所感染和激勵。但是陳洪綬過慣了放縱生活，受不了劉宗周那套主「誠」主「敬」的禮法束縛，故而時間不長就離開了戴山，不過他卻並沒有斷絕與劉宗周的師生關係，並且隨着時局的日益惡化，兩人越發心心相印。可惜的是，陳洪綬這一片報國的赤子之心卻始終沒有得到日漸崩潰的明王朝的重視，從而使洪綬一生處於報國無門、英雄失路的悲哀之中。

從陳《寶綸堂集》中的詩可知，陳洪綬的老師還有毛文龍、李流芳（字長蘅）等人。

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陳洪綬二十一歲時考中秀才，這極大地增強了他在政治上的報國熱情。然而，從此以後，他在闈場之中卻是再也未有起色。兩年後，他又來到自古繁華的杭州城，這裏是他幼年學畫的地方，現在他故地重游，因爲時間、年齡和思想感情的變化，人生的感受與受到的啟發也就今非昔比了。此時他的繪畫才能，在杭州城中

早已聲名大振。在這一時期，他也顯現出了狂放不羈的性格特徵。他開始以畫交友，以文會友，其中不僅有士大夫，也有歌妓。他曾經為歌妓董飛仙畫了一幅《蓮花圖》，並且贈她一首七絕詩：

桃花馬上董飛仙，自剪生綃乞畫蓮。好事日多還記得，庚申三月岳墳前。（八）

其實，這種看似放縱的外在表現卻蘊涵了他極大的悲涼之慨。他在《寶綸堂集·除夕》中說：

二十五年名不成，題詩除夕莫傷情。世間多少真男子，白髮俱從此夜生。

在這時候，更為不幸的事又接踵而來。洪綬二十六歲時，他的愛妻來氏病逝，這對他的打擊很大。然而這並沒有使他因此而喪志。他從悲痛之中掙脫出來，試圖以對國事之關切來忘卻家事之煩憂。於是，喪事一結束，他便離開江南，沿運河北上，經金陵，到天津。他在天津停留時間比較長，寫了幾百首詩。後又到了北京，京城的自然風光令他陶醉，他的心境開始好轉。

但是，明朝天啟年間，朝政被宦官把持着，忠良之士都遭到了迫害，像陳洪綬這樣的人是不可能有機會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的。不久，陳洪綬便從剛到北京的憧憬與希望中

回到了痛苦無望的現實裏。更爲不幸的是，他在北京又得了一場重病，五六個月後方愈。此時他已是囊中空空，於是他在北京只待了一年多時間就不得不回家鄉。北京之行不僅沒有排憂，反而加深了他內心的悲涼。秋中，他拖着病後疲倦的身軀，來到西施的故鄉苧蘿山欣賞紅葉，以此來排遣愁悶，寄託哀思。他「醒看紅葉幾欲非，醉看不覺悲難支。欲掩柴門眠不得，無端秋色撩人思」^{〔九〕}。據周亮工《讀畫錄》記載：「家大人官暨陽時，時交章侯數月，游五泄，余時方十三齡，即得以筆墨定交」，則可知這一年陳洪綬還游了五泄山，並畫了《五泄山圖》^{〔一〇〕}，與周亮工成爲知交。不久之後，他又一次來到了杭州城。

杭州是風景名勝之地，歷來是文人聚會的地方。陳洪綬的許多好友都在這裏，擅長作散文的張岱就住在韜光山下山岫樓山房，於是他寓居於此潛心讀書，有時也和張岱等友人同游，寄情於山水之中^{〔一一〕}。後又回故里讀書，準備再一次迎接科舉考試。這期間，他和杭州衛指揮同知韓君的女兒結婚，婚後，依然作畫並爲人作壽文。著名的《水滸圖》就作於這一時期。

此時的明王朝已經腐朽至極，閹黨橫行於世，正直之士慘遭打擊和殺害，人民紛紛舉旗反抗。崇禎元年（一六二八），朱由檢登上皇位。朱由檢倒是個有些想法的皇帝，他很

想重振明王朝，於是黜退閹黨，放逐了作惡多端的魏忠賢。但已爲時過晚，改變不了明王朝即將覆滅的命運。連年災荒，饑民遍地，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其勢如黃河決堤，一瀉千里。東北關外的滿人也早已虎視眈眈。此時的明王朝風雨飄搖，大勢已去。明室官宦紛紛逃離京城這個是非之地。然而就在這時候，即崇禎三年（一六三〇），陳洪綬卻滿有把握地趕赴京城參加考試，結果，他再一次名落孫山。這令他悲憤不已，但面對無力改變的痛苦現實，他只能自歎命運不濟。他曾自我勸慰：「譬如不識字，何念及功名」，「沉淪前世事，詩畫此生歡」^{〔三三〕}。於是他又開始蕩舟西湖，以詩文書畫寄託人生之悲哀。

陳洪綬也常常去尋歡作樂，以圖在逢場作戲之中排解內心的失落與苦悶。崇禎七年（一六三四）十月，他和當時著名的肖像畫家曾鯨（波臣）以及張岱、趙純卿、女伶陳素芝等人同游於西湖不繫園中，共同飲酒觀賞紅葉。一時興起，曾鯨爲趙純卿寫照，女伶陳素芝申調腔戲，而陳洪綬則爲趙純卿畫古佛像，又唱村落小歌，盡歡極樂。張岱在其著《陶庵夢憶》卷四「不繫園」中詳盡地記述了這件事。以後的幾年中，明王朝的統治岌岌可危，陳洪綬卻依舊用作畫自我麻醉。崇禎八年（一六三五），他在杭州創作了《喬松仙壽圖》^{〔三三〕}，接着又畫了《冰壺秋色圖》。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八月，他又完成了名作《宣文君授經

圖》(二四)，這是他為姑母祝壽而作的。其後的一年，也即陳洪綬四十二歲時，是他藝術創作的一個高峰，《摹李公麟乞士圖》(二五)和著名的《張深之正北西廂》插圖都作於這一年。

陳洪綬在科場之中屢屢受挫，但他卻並沒有放棄自己的政治抱負。明朝自代宗景泰四年(一四五三)開始，國家因財力不足，便准許生員納粟入監。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陳洪綬在拼命作畫積蓄了一些錢後，又一次赴京，尋找門路。他初到京時，應人之求作了不少畫。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他再一次遇見了謁選來京的周亮工。陳洪綬特別喜愛亮工之詩，而周也喜愛洪綬的畫，於是兩人重續前緣，成爲莫逆之交。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陳洪綬經過考試入了國子監。他原想從此幹一番事業，但皇帝看中的卻僅僅是他的畫，而不是他在政治上的雄心抱負，正所謂「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皇帝召他爲舍人，讓他臨摹歷代帝王圖像，這使得他可以在臨摹中遍觀宮內所藏的名畫，他的繪畫藝術大有進步，名震京都。一時間名臣公卿都以認識陳洪綬爲榮，人們甚至把他和北方前輩名家崔子忠相比，稱爲「南陳北崔」。崇禎皇帝對他的藝術更加欣賞，宣他做內廷供奉。但這與陳洪綬來京的本意相去甚遠，他原想在朝中施展才華，以改變國家危亡之勢，而並非要做一個御用畫家。他在痛苦之中寫了一首《問天》詩：